

玄幻经典系列



(指环出山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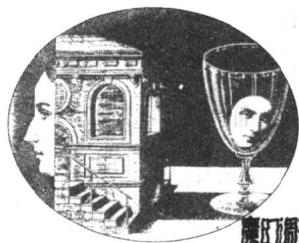
DREAMY MIXOLOGIST

魔幻调酒师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

玄幻经典系列



魔幻调酒师

夏尔利 著

MBAZ-72/02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魔幻调酒师 / 夏尔利著 . —乌鲁木齐 : 新疆人民出版社 ,
2002 年 5 月

(玄幻经典系列丛书)

ISBN 7 - 228 - 07166 - 2

I. 魔… II. 夏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1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31907 号

责任编辑 丁璇

责任校对 余会军

封面设计 翟树成

插 图 许春雨

魔幻调酒师

夏尔利 著

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

地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

邮 编 830001

印 刷 北京秋豪印刷有限公司

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

开 本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 30.75

字 数 771 千字

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 - 8000

ISBN 7 - 228 - 07166 - 2 / I · 2590 (全三册) 定价 : 50.00 元



目 录



第一章	隔世重逢	1
第二章	大师初临	22
第三章	悲之酒	53
第四章	我自沉醉	88
第五章	神秘的客人	123
第六章	酒吧易主	162
第七章	清凉之旅	189
第八章	情人的眼泪	221
第九章	魔幻调酒	240

1





第一章 隔世重逢

滴、滴滴、滴，雨水滴在烤漆板的屋檐上，发出有节奏的音律。

一连下了五六天的雨，看着墙上日历大大写着：四月一日，向子祥霍然从书桌旁站了起来。只见桌上用毛笔写着杜牧的诗句：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笑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旁边写了个大大的“酒”字。

向子祥看着窗外，细雨茫茫被风吹得左右舞动，心情也随着它左右不定。下了那么多天的雨，心情都愁郁了起来……口里自语：“大概会下到清明过后吧！出去走走，就让雨丝轻拂一下身体吧！”说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空气中浓厚的湿味，令向



子祥无奈地笑着。

穿上一件质料可以抵挡雨水的有帽子的薄风衣，骑着那辆已经开始呐喊咳嗽的机车，毫无目的地滚动着，渐渐离开淡水街道来到了淡水河边。令人迷思的淡水河岸，平常双双恋人、散步消遣的人儿，此时都不见人影，只有偶尔匆匆经过的行人。

※ ※ ※ ※

向子祥把摩托车停在河堤边，双手按在堤栏上，看着河面上细雨滴落，所产生的串串涟漪跟着河水起伏扩散，对岸蒙蒙的景物，也有了朦胧的美。向子祥暂时忘却了烦闷，沉浸在这湿淋淋的景物当中。

这时，一辆白色的汽车停在向子祥摩托车旁，走下的一男一女共撑着一把雨伞，靠近到向子祥身旁。男的一身黑色唐装，约四十岁；女的上身也是一件粉红色唐装，黑色长裤，高跟鞋，身材标致，年约二十出头。

向子祥感觉有人靠近，却懒得转头看一眼，心里想着：等天气转好，再找一份工作吧……不觉孤单寂寞的感受又涌上心头，这种愁绪从向子祥的心里，化成一个声音从口中狂泄而出。“喝啊！”向



子祥对着淡水河喊出，好像要让淡水河把这一份无奈的闷气卷流进大海。

“哎呀！想吓死人哪？有人发疯啦！”

一声清脆悦耳的声音，传入向子祥的耳中。他猛然转头，双眼凝神看向出声的人，双眼所射出的两道目光，竟然令那窈窕女人往后退着。刹那之间，好像连雨水都凝结了，在旁边的男人也不禁心神颤动，不自觉“嗯”了一声。

向子祥看清楚两人之后，目光忽然收敛，神色转为惊讶，紧闭的双唇也露出了笑意，脱口说道：“喀拉蒙、喀月儿，你们俩怎么会在这儿？”

喀拉蒙这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；喀月儿一手抚着胸，一手抓着喀拉蒙，神情未定，听到向子祥的问话，才吐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你、你刚才那……”

喀拉蒙看到喀月儿连说话都还打结，呵呵地笑了出来：“子祥，你刚才都还没开口说话，眼神一看，就已经把她吓得皮不起来了。我还第一次见她口舌不灵！”

喀月儿这时回过神，反驳着说：“你呢？不也一样！被子祥看得心都差点跳出来，还敢取笑我！”说完扮了一个鬼脸，喀拉蒙被驳得也不好意思起来。



向子祥哈哈地笑着说：“真对不起！我不晓得我这么神勇，目光可以令人畏怯到这种地步，不好意思！不过你们是不是坏事做多啦？连这样都怕！”

喀月儿不服气地说：“你自己没有感觉，不晓得你刚才那眼睛好像射出两把利刃，不被你吓一跳才怪！”

喀拉蒙又说：“你变得好壮！都比我还高。”

喀月儿接着说：“而且好帅！”

向子祥又哈哈地笑了出来：“这位姐姐，就爱说笑！我已经帅好久了，从以前帅到现在！”呵呵呵呵又笑了起来。

喀拉蒙和喀月儿两人受他开朗笑声的影响，心情也愉快起来。三人呵呵呵地笑着。

向子祥此时又说：“你们还没回答我，为什么会在那里？”

喀月儿回答说：“我们本来就一直在这和台北两地之间来来回回啊！今天要去台北办事路过，看到好像是你，才停车下来看看。看到你好像心里有事，不敢惊动你，直到刚刚你……”

向子祥却怀疑地说：“你们那么久没看到我，我变得和以前应该差很多，你们还能认得出是我？”



喀月儿却说：“其实我们常常去看你，只是你不知道罢了，为什么不认得？”

向子祥“哦”了一声，又接着说：“那你们还真的没变耶！两人神采依旧。喀月儿越来越漂亮啦！”

喀月儿回答：“哪有！你帅的比较多啦！”

喀拉蒙说：“好啦！终于等到你来啦！”

向子祥迷惑地问：“怎么，还有什么事吗？”

喀拉蒙说：“哦，你的戒指还在吗？”

向子祥回答：“在啊！”举起左手，只见他那绿玉戒指比以前更加晶莹剔透。“而且从上次你要我摘下来之后，都没有让它离开过呢！”

喀拉蒙说：“哦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，只是有人想传你一项技术，一直等到现在而已。现在先不说。知道你心情不佳，带你去喝杯酒，怎样？”

向子祥却说：“那你们要办的事怎么办？”

喀月儿说：“没关系！那事是件小事，改天再办都可以。难得能陪你！”

向子祥又问：“那要到哪里呢？方便吗？”

“没问题！不很远的。你把车骑回去，我们载你过去吧！”喀拉蒙说。

向子祥说：“不用啦！我骑车跟着就好啦！”





喀拉蒙知道向子祥的个性，不愿麻烦别人，所以也不坚持，说：“好吧！”

※ ※ ※ ※

十分钟后，车子来到了一幢砖瓦所建的两层房子前，在空地停了下来。向子祥拍了拍风衣上的水珠。虽然只是飘着细雨，但是所穿的牛仔裤也湿了大半。

向子祥并不在意。这种天气下，这样的出门装备，还去河边驻足观景，就知道他并没有要干着回去。

向子祥左右瞄了一眼，已把面前景物纳入心中。

两层砖瓦房虽是老式建筑，却还坚固清新，可见得主人时常维护。进屋的走道用大块石板铺设而成，纵然阴雨绵延多日，踏在石板上仍然坚实，未有任何晃动。石板间隙的水泥中，已有青草钻营而出，可见这石板铺设的时间，也该有数十寒暑；进门口处一盏相思灯，仍油漆完好，更是古意盎然；进门左边空地种了一棵向子祥也不识的树，高大无比，树下一副石桌椅，看上去也年代久远；右边则搭了一个木棚，内有一辆脚踏车。



只见喀月儿下车，手遮着头走到门口按着电铃，不一会儿有人来开门。向子祥没看清门内人的模样。喀月儿叫了一声“师傅！”后，回头向喀拉蒙和向子祥招手，两人走了过去。

※ ※ ※ ※

喀月儿已脱鞋进入屋内。向子祥脱鞋进门，眼睛一亮，呆立约一分钟，发觉屋内竟然如此讲究！全木制的装潢，连地板也不例外；整个一楼除了一间厨房、餐厅外，其余都是客厅空间；客厅与餐厅之间，做了一个吧台作为阻隔，一组高级藤制沙发使客厅平添了几分温馨；周边的酒柜、书柜几乎都没有空隙，满满地装着书与酒。

喀月儿嘻嘻地叫着：“子祥，干嘛呆在那？”喀拉蒙在向子祥身后，也笑笑拍拍他的肩膀，示意他进去。

向子祥回过神，看到喀月儿已经坐在沙发上抱着一个抱枕，在那偷偷笑着，却没见到主人，不禁好奇地问着：“辣油、悦耳，你们俩是到这里喝酒的啊？”

喀月儿回答：“是啊！怎么样？这里的酒可是别处喝不到的哟！”



向子祥说：“是吗？那么珍贵吗！我不信！”

喀拉蒙这时才说：“等一下就知道，不要不信！”

向子祥不理他俩，顾着自己东看西瞧。向子祥从小到大，看到这些高级的东西还是第一次呢！尤其是酒柜中的酒，看到了谁都会为之心动，虽然没有一瓶认识。

向子祥欣赏着，突然听到脚步声。他转过身去，目光看向二楼，只见一位身穿白色唐装、手拿烟斗的人慢慢走了下来。向子祥感觉熟悉，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仔细一看，不禁脱口叫着：“范化！”

只见范化哈哈地愉快地笑着说：“子祥长大了，不错！结实英挺，二十五岁了吧？”

向子祥见到范化，高兴地戏谑说：“是啊！是啊！你也不错，身体健康，不知道多少岁？”说完，耳中听到喀月儿说：“哼！这两个见面高兴得又要没完没了了。”

向子祥侧过头看着喀月儿，笑着对她说：“嗳！这位姐姐，你吃醋啦？你也可以来呀！不用坐在那不敢动呀！”范化则惊讶地仔细打量向子祥。

哪知向子祥又说：“怎么，叫你一声姐姐还不知足？实际上呢……唉！外表看起来，我也不会大



过于你吧？承认你保持得很好，还像十年前二十出头，满意吧？”

这时喀月儿跳了起来：“你、你怎么都知道我在想什么？”喀拉蒙也盯着向子祥，难予置信。

范化此时又哈哈笑了起来：“不错！不错！有人终其一生只能窥豹一斑，而你已有如此能力，真是不可思议。”

向子祥不解：“这是你们教我的啊！为什么还会让你们有这种反应？而且你们的能力应该更高啊！都能把你们要说的话传给我，还有什么你们不行？”

此刻喀拉蒙、喀月儿才又恢复笑容。喀拉蒙说：“我们在离你不远的地方是行，太远了却不行啊！而且我们只是能够把能量传出而已，还得靠你的能力去接收。你的能力越强，我们就可离你越远，因为单靠我们能力无法将它传送太远。”

向子祥疑惑顿消，能力又上一层，不禁笑了出来。

喀月儿不服气地说：“我们也能听得到别人心里的话，但却时有时无，也知道别人拒绝和你说时，是听不到的主因。可为什么你能比我们听得深入？”喀月儿心里不甘，把好大一个不能理解无法



解释的问题，丢给向子祥，看他如何解说，想让他出丑。

范化也想看看他到目前已经体会了多少的秘诀，所以接着说：“子祥，若你能用文词解释的话，我也想听听。”

向子祥看了大家一眼，说：“其实我也很难解说……”喀月儿露了一个得胜的笑意，但是还是希望向子祥能解说，来消除影响她继续取得进展的原因，一双美目仍然紧盯向子祥。

沉思了一下，向子祥说：“刚才月儿已经说过，没有错！但那只是说了问题在于本身能量聚集转化而已。也就是说，当每一个人能把自己本身的能量集中变成接收能量，去收取对方心里说话所发出的讯息，自然就知道对方心里说什么。而自己能量转化得越强，只能接收得越清晰、接收距离越远而已，不见得接收得越多。正常的情况是，只要对方心里有说话的讯息，就应该接收得到。”喀拉蒙点点头；范化沉思着；喀月儿动了动嘴，好像有话要问。

向子祥看了看，接着说：“可是当别人不想让你知道，那在他讯息外围就会多一层保护。哦！应该这么说，他身体能量会自动产生隐藏讯息的作



用，那外在接收就无能为力了，自然就知道。”

“既然是这样，那你又怎么会知道？”喀月儿忍不住插嘴问道。

“那是因为层次不同，所以就有差异……”这时屋外雨滴的声音越来越大。向子祥扭头看着，心里不禁又烦躁起来。

喀月儿张口又问：“那……”却看到喀拉蒙使着眼色，只好住口。

范化看到这种情形，呵呵地笑着说：“来，我们喝杯酒。子祥，你很烦吗？让我调杯酒给你喝，反正你也没事。喝过之后你会舒服些，那时再继续说好了。”

范化进入酒吧，很快端了两杯马丁尼出来，一杯递给向子祥，一杯给喀月儿；又和喀拉蒙两人各端了一杯出来。向子祥发觉自己和喀月儿这两杯酒，和他们两杯颜色并不相同：自己和喀月儿的金黄中微带绿色，而范化、喀拉蒙的却是淡金色。

向子祥看了一下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酒？”

范化笑着回答：“酒中之王马丁尼。”

向子祥怀疑地问：“你是不是骗我？颜色为什么不一样？”

“因为心情不一样，所以颜色就不一样啰！”

范化答。

喀拉蒙在旁边笑着说：“你喝就是啦！对你没坏处的啦！”

向子祥依言，轻轻啜了一口，辛辣带着一股清凉直入心中。喝过之后，口中还带着甜味与淡淡香气，不自觉又多喝了一口。这一口与第一口又有不同感受，心中烦闷迅即流逝。他惊讶地看着范化坐在藤沙发上微微笑着。

坐在旁边的喀月儿也移近向子祥身边说：“怎么样？还好吧！”

向子祥说：“怎么会这么神奇？怎么会？”

喀拉蒙也笑了出来说：“神奇，它可是你的！将来传的是你，下次可就要你调给我们喝啦！”

向子祥迷惑地说：“为什么？我对酒可是一点都不懂！”

喀月儿抢着说：“厉害的可不是酒，而是你的心和你的意念！”

范化这时才说：“是的，你才最懂得人意。明天开始来学吧！搬来这里住，楼上的房间已帮你准备好了。艺成之后上班。月薪嘛，你去工作时与老板谈吧！”向子祥满心都是感激与温馨。

范化、喀拉蒙、喀月儿从小便是向子祥的老师